

尊師重道依明師 承傳佛法悟真諦 劉素雲老師主講
(第二集) 2014/3/15 香港佛陀教育協會 檔名：
56-154-0002

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！請坐。今天我和大家交流的題目是「尊師重道依明師，承傳佛法悟真諦」。也可能是巧合，今天是師父他老人家的生日，我今天就講尊師重道的問題，事先沒有什麼刻意的安排，它就趕到這了，所以我說也可能是巧合。

今天關於這個問題，我想先談一談「尊師重道依明師」這個問題，先說說尊師的問題，這個問題我今天想從三個層面來談。第一個層面，就是人生第一任老師是我們的父母，所以第一個層面，我想談談父母是怎麼樣教育我成人的。第二個層面，我想給大家談一談教我知識的老師。因為我讀過小學、讀過中學，沒有讀過大學，所以我只能談一談教我小學知識、教我中學知識的，給我知識的這些老師們。第三個層面，想談一談關於引導我入佛門，教我明白宇宙真相的、給我法身慧命的三位老師。我就想從這麼三個層面來談談尊師的問題，也可以說，說說我尊師的情緣。我比較尊重老師，我不能說我完全徹底尊重老師，沒有做到，只能說比較尊重老師。它有一個情緣，就像一根線似的，從小養成的，也可以說是我的一個習慣。

下面我先來說說我人生的第一任老師，我的父母對我是怎樣進行教育的，我是怎麼樣在父母的教育下長成人的。我的父母都很普通，父親一九五二年以前是地地道道的農民，一九五三年開始進入工廠當了工人；我的母親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家庭婦女，沒有文化。就是這樣的父母，把我和我的姐姐，就是他的兩個女兒都教育成人，雖然沒有什麼大的出息，但是基本上還可以，沒有惹什麼麻煩。

。對我印象最深刻的，我從父母那裡接受了什麼樣的教育，最深刻的兩點，是爸爸媽媽對我和我姐的第一條要求，就是不允許孩子說謊話。所以為什麼我可以說七十歲了，今年，這一生也就快過去一大半或者即將過去了，不喜歡說謊話。因為從小爸爸媽媽就這樣要求我們，做錯事不要緊，可以原諒，承認錯誤就好，但是絕不可以說謊話，絕不可以騙人。所以這個可以說讓我和姐姐兩個人終身受益。我和我姐姐我們兩個，這一生如果說有優點的話，最大的一條優點就是不說謊話，不騙人，錯了就是錯了。錯了，是我們認識錯了，做錯了、說錯了；對了，是我們認識對了，所以就說對了、做對了，就是這樣。這是爸爸媽媽給我們的最最重要的一點教育，真是讓我們刻骨銘心，永遠不會忘記。

第二點教育，就是我爸爸媽媽都非常非常乾淨利索。現在有的同修說，劉老師，妳真乾淨利索，我就笑了，我說和爸爸媽媽比起來那簡直沒法比，能降降及格打個六十分就滿不錯了。我記得那時候我們家住在農村，我們那個農村叫屯子，我們那個屯子屬於比較大的，大約全屯是三百多戶人家，就我家的衛生那是全屯出名的，村子裡檢查衛生從來不用上我家去，就是這樣。所以我從小和姐姐就把爸爸媽媽這個乾淨利索，可以說百分之六十繼承下來，一直延續到現在。雖然我做得很差，但是我還是比較喜歡乾淨利索的，什麼東西放在什麼地方，都是規規矩矩的。家裡雖然沒有什麼東西，比較簡單，但是確實是比較乾淨利索。這是從爸爸媽媽那學來的。

第三點，爸爸媽媽對我和姐姐影響最深刻的，就是不可以佔別人的便宜，就是說不是你的你絕對不要動，你連想你都不可以想，說我多想要這個東西，這個東西是我的有多好，媽媽說這是不可以的，就堅決不可以佔便宜。媽媽曾經這樣告訴我們，就是你這一輩子做一個人，首先你要做一個好人，寧可吃一百次虧，也絕不可以

佔一次便宜。所以我坐在這裡面對鏡頭，我可以問心無愧坦然的說，七十年來，我沒有佔過任何人的便宜。就是這個是爸爸媽媽從小給我和姐姐立下的規矩，我們就牢牢的記在心裡，也一直在這麼做著。這是我人生的第一任老師。

所以我跟有些年輕的同修們說，我說你們夫婦的一言一行，對你們的孩子都是有直接的教育作用，反正不是教好就是教壞，你們就是孩子們的第一任老師。所以希望我們的每位家長都能做好孩子們的第一任老師，給他們打下良好的基礎，讓他們這一生最起碼做一個好人。因為我的父母都是靠雙手勞動來維持這個家庭的，那時候的家庭生活應該就是普通的農村生活，不是什麼太富裕，但是也不是貧窮得不得了，反正吃、穿、用基本上可以維持下來。但是爸爸媽媽都有一顆善良的心，我記得最清楚的，我以前曾經講課的時候說過，我小時候特別想盼著過年，過年幹什麼？能吃著粘豆包。因為我們家是滿族，我媽媽蒸的粘豆包，我就覺得是天下最好吃的東西，平時是吃不到的，只有過年才能蒸粘豆包。然後還不是說讓你可勁的吃，你能吃多少吃多少，等於分給你幾個你就吃幾個，得摻又的吃，不可以一下子把它吃完。所以就盼著快點過年、快點過年，就小孩的那種心態。

過年的時候媽媽就蒸了幾鍋粘豆包，放在那個簾子上晾著，然後涼了以後放在我們叫廂房，再把凍上，等過年的時候再分期分批的拿出來給家裡人吃。我以前說過，那時候的倉房它是涼的、凍的，能凍這個粘豆包，用那個蓋簾一圈一圈擺著，特別吸引人，就是很有誘惑力。媽媽把它放在廂房裡，在小桌子上這麼凍著，然後把倉房門就給它鎖上。但是那個門你使勁一拽它可以裂開一個縫，你想進去那是不可能的，就是手掌那麼寬的一個縫。我和姐姐非常饞，就去巴著這個門縫往裡瞅著這個豆包。說實在的，那時候孩子的

心情，恨不得能鑽進去，哪怕變成老鼠都可以，能把這個豆包吃到嘴裡。但是沒有辦法，因為門是被鎖著的，只能就是望梅止渴，瞅著裡面的豆包就覺得好像我吃了，就這樣的。後來我的外公看見我們兩個孩子，眼巴巴的瞅著這個豆包，覺得這兩個孩子太可憐了，我外公就把我媽媽的鑰匙偷出來，偷出來以後，趁我媽媽不在家就把這個門打開了，打開以後就讓我姐和我倆進去，妳倆能吃幾個就拿幾個。那時候人也小，這手也小，讓妳兩個手去拿，妳滿大勁妳能拿幾個？反正當時我估計是卯大勁，有多大能力拿多少，我姐和我倆就把這個豆包拿出來幾個。

拿出這幾個，因為這個蓋簾它原來擺的是一圈一圈，它是很有順序的，我們倆這麼一拿肯定就有豁口，它就不滿了，不是一圈一圈的了。出來以後，我外公告訴我倆，千萬別和妳媽說，妳媽問妳們什麼，妳們就說不知道。因為我外公知道，我媽媽爸爸不允許我們撒謊，所以妳就說不知道，就這樣。後來媽媽發現豆包少了，蓋簾不滿了，就問我倆說，倉房裡蓋簾上豆包誰拿了？我和姐姐就說不知道。但是說的時候很沒有底氣，因為不讓妳撒謊，說不知道我們都覺得這就是撒謊。沒辦法，外公這麼告訴的，那就這麼說吧。媽媽說不可以撒謊，一定要說真的，犯錯誤不要緊，改了就好，我們還說不知道，不管妳怎麼問，我和姐姐回答就是不知道。後來我媽媽就跟我外公說，這也怪了，你說門鎖著，這個豆包它怎麼就能缺，叫老鼠吃了？那時候農村都管老鼠叫耗子，說叫耗子吃了。我外公就說，可能是耗子吃了，耗子牠也餓了，牠也想過年。我外公就給我倆打訕。我倆站在旁邊笑也不敢笑，說也不敢說，我外公直給我倆使眼色，怕萬一這兩個傻小孩，在媽媽的逼問下再把真話說出來。反正我們那次是堅持到底，就是不知道，就這樣這個事在我的人生當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，我就覺得那次就是撒謊。所以

我覺得非常對不起媽媽，因為媽媽告訴我們不可以撒謊，但那次我們就說不知道。真是一直到爸爸媽媽離開這個人世，這個祕密可能媽媽都不會知道的，因為我們始終沒有說。因為說了，我們就想我們要說了，媽媽說我們兩句不要緊，我們倆不又把外公給賣出去了，還覺得對不起外公，所以乾脆就不知道到底，這件事就這麼過去了。

還有一件事我印象特別深刻，因為這個豆包就是我們心目中最好吃的東西，天天想著這個粘豆包。這個時候，農村它是房屋周圍還有個院，就是用泥砌的牆頭，然後中間留個門，就是那樣的農村住房。我記得有一天就來了個乞丐，要飯的，是一個老爺子，就站在門口，穿的破衣拉裳的，哆哆嗦嗦的說：行行好，給點吃的，行行好，給點吃的。當時我媽媽就拿一個農村的葫蘆瓢，就是那葫蘆切成兩半，它不就是兩個葫蘆瓢，一般都用那個舀水、舀米，就是用這個葫蘆瓢。我媽媽就拿這個葫蘆瓢就出來，當時我和姐姐我們倆就跟在媽媽的後面，不是說反對媽媽給，就想看媽媽給什麼。當時我們心裡的小算盤，就是心裡想什麼？媽媽妳千萬別給豆包，妳給別的米可以，像小米子可以，大碴子可以，妳可千萬別把粘豆包給出去，就這麼想著。後面就跟著我媽媽就進了這個倉房，我媽媽先用葫蘆瓢是舀的小米子，沒舀大碴子，舀了小米子之後，我們想媽媽就給這個乞丐要飯的送出去就完了。完了媽媽真是拿豆包了，就拿了幾個粘豆包，那不是已經凍的，那冬天特別冷，豆包都凍成硬的，媽媽揀了我估計大約有十個、八個的，就把這個豆包就放在那個葫蘆瓢上面，底下是小米子，上面是粘豆包。給我心疼的，我就想，媽妳怎麼非要給他粘豆包，留給我們吃！當時小孩子就是那種自私自利的心情。結果我媽媽連理我們都不理我們，拿著這個葫蘆瓢就走到大門外，就把這個粘豆包和小米子，就都給了這個乞丐

然後我還記得媽媽還說這個豆包是凍的，你現在在外面沒法吃，如果你要不著急，你進屋，我拿火盆給你烤一烤。因為農村扒那個火盆，從灶坑裡掏出那個火放在火盆裡取暖用。我記得小時候還拿那個火盆燒過土豆，土豆要放在那個火盆裡燒出來大呼趕緊吃，那比呼要好吃得多。我媽媽說，你要不著急你就進屋，我拿那個火盆給你煨一煨，煨熱呼了你再吃。那個要飯的老頭子說：不了，不了。我記得說我媽媽：妳真是好心人，妳真是好心人。就是這樣。所以就這個事情，那個時候我也就有個五六歲、六七歲，也就這樣，但是就這樣的事情卻印在我的腦海裡，一直到現在它永遠不會磨滅去的。所以我想做為一個父母，對孩子們今後的成長，他走什麼樣的路，起著多麼至關重要的作用，我們做為父母的萬萬不可以掉以輕心。

另外，爸爸媽媽特別孝順，無論是對我的爺爺、奶奶，還是對我的姥姥、姥爺，就是我父母雙方的父母，兩個人都盡到了孝心。我記得以前我講課說過，因為我的外公沒有兒子，我外公是三個女兒，我大姨、我二姨和我媽媽，我媽媽是老三，就是最小的姑娘。後來就是我姥姥、姥爺，都是在我爸爸媽媽這一起生活。我記得我上次講光碟的時候我曾經說過，那時候家庭的條件確實是很差，因為加在一起十一口人。為什麼？你看我爸爸、媽媽，我外公、外婆，再加上我姐、我姐夫，再加上我姐的五個孩子，反正加在一起可能是十一口人。十一口人就是我爸爸的工資、我姐姐的工資、我姐夫的工資，所以那時候生活確實是比較緊張的。但是我覺得那時候就是這點工資，全家十一口人生活也沒覺得怎麼困難，小日子還是過得比較紅火的，這是我腦袋中（頭腦中）留下來的深刻印象。

譬如說對我爺爺、奶奶的孝順，因為我爸爸他是我爺爺、奶奶

最小的兒子，我爺爺、奶奶一共有三個兒子、二個女兒，我爸爸是最小的。因為我奶奶和我大嫂的年齡不是差太多，就是我奶奶的大兒媳婦生了我那個大哥，我現在說我都不太會論分，生了我大哥，兩年以後我奶奶生的我爸爸。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聽明白。就是我奶奶自己生的兒子比她的孫子小兩歲，就是這麼一個關係。所以我奶奶就受氣，因為啥？我那個大娘就瞧不起我奶奶，說你看我是妳的兒媳婦，我的兒子都兩歲了，妳又生了一個兒子。所以我奶奶就受氣，我奶奶特別憨厚老實，聽我媽媽說。這個時候就不想把我爸爸留在家裡，就想送給人。後來我奶奶和我爺爺逼得沒辦法也同意了，就把我爸爸送人了。我還有兩個姑姑，我大姑姑就堅決不同意把我爸爸送給人，就是哪怕我來養活他，所以後來是我大姑姑把我爸爸帶到七、八歲的。我爸爸八歲就開始扛活，像我這個年齡的老同修們都知道什麼叫扛活，就是給有錢人家去做工。幹什麼？放豬。我爸爸八歲開始放豬的。一天學沒上過，但是我爸爸寫得一手好字。那個字是怎麼練出來的？就是農村那個土地用手給它弄成細土面面，然後拿小樹枝在那個土面面上練的，就是這樣我爸爸最後練得一手好字，寫的字非常漂亮，可能也是一種天分。就是這樣。

大爺和大娘，尤其我這個大娘，也不願意和我爺爺奶奶在一起住。咱們聽師父講經都說，那個時候都是大家庭。像我爸爸他後來，等我爸爸長大以後結婚回來了，和我奶奶在一起住，這不是我大爺、我二大爺、我爸爸這哥三個和父母在一起住，還是一個完整的大家庭，但是我大娘基本上總是老是捉著鬧著要分家。後來爺爺、奶奶一想，這樣在一起大家都不痛快，那就分吧！所以就分了。因為當時我爸爸兄弟三個的情況是，我大爺是我們雙城百八十里非常聞名的老中醫，他是外科中醫。他的技術嫻熟到什麼程度？就是能自己給自己做外科手術。譬如說脖子後面農村管那個東西叫垢，我

們可能學名大概叫癰之類的，就是他對著鏡子他可以自己給自己做那個手術。我大爺的人品非常好，就是生活困難的，他就給人家治病做手術可以不要錢，沒有錢可以賒著，到秋天你有錢再給，沒有錢就算了，我大爺是這樣的。

我大爺是外科醫生。我二大爺是屬於就像帳房先生似的，我給起這個名，就是我大爺外面譬如說看病有多少家沒給錢，記著帳，到快過年了，我二大爺拿著帳本到各個屯子去收錢，能收回來多少收回來多少。唯獨我爸爸是扛長活的，他什麼也沒有，沒有錢。所以這回分家，我聽我媽媽跟我說，我媽媽說這個話的時候，說的時候還非常生氣，你說多少年過去了，我媽媽還特別氣。我媽媽告訴我和我姐，知道嗎？我和妳爸爸分家的時候分的什麼？我們倆就好奇等著媽媽說，你們分什麼？分了兩個飯碗、兩雙筷子，分了一個枕頭。這就是我爸爸媽媽分家分得的。我說連被子、褥子都沒有嗎？媽媽說那時候也沒有褥子，就是就著炕蓆睡覺。那被子呢？被子妳大娘說這個不可以帶。所以爸爸媽媽分家就是兩個飯碗、兩雙筷子、一個枕頭。我說一個枕頭，晚上睡覺你倆咋睡？後來我媽媽說，就是農村蓋房子不是脫坯嗎？就用那個坯當枕頭，我爸爸就枕那個坯頭，然後上面拿衣服墊上，那就是我爸爸的枕頭，我媽媽枕分家分來的那個枕頭，就是這樣。

後來我和我姐就不理解，不分不行嗎？為什麼都分給他們？我爸爸和媽媽這麼解釋的，說不要因為分家這個事讓老人再傷心。因為分家老人本來就很傷心，老人是不同意分家的，現在既然已經決定要分了，如果因為分家分東西我們再吵吵嚷嚷的，不讓老人更傷心嗎？他們隨便，願意怎麼分就分，給個啥就拿個啥，哪怕讓我們淨身出戶，我們也就淨身出戶了，就是這樣的。所以當時不太理解，覺得不公平，但是等我們長大了以後，就覺得爸爸媽媽這個心量

，就在對待分家這個問題上，真是夠我們學一輩子的。後來為什麼我和姐姐對一切事情都不計較，可能和爸爸媽媽這個影響是有非常深刻的影響的。這就是我的第一任老師。

現在我想說說第二個層面的老師，第二個層面就是教我小學、教我中學的幾位老師，不能一一都說到，我就給大家舉幾個例子說。我對老師的印象特別深刻，為什麼後來我高中畢業以後，我選擇去做老師，和我念書時候老師對我的影響是直接分不開的。我先說說我小學的幾位老師。我是一九四五年出生，一九五三年因為我爸爸到哈爾濱平房區東安廠，那時候叫一二〇廠，去當工人，我們家也就在一九五四年搬到哈爾濱平房。那時候我記得我是上小學二年級，好像是，農村的小傻妞，非常土、非常屯氣，到了哈爾濱以後什麼都不知道，到哪看都陌生，膽突突的。本來我性格就內向，就不願意和人家接觸，就比較自閉。然後我還有一個什麼弱點？我上小學是在農村上的，我是拿左手寫字。我從農村念了兩年，我就用左手寫了兩年字。因為那個老師都是，屯子裡好像都有屯氣，老師也不管，校長也是親戚，也不管，所以我就用左手寫了兩年字。

然後調到了哈爾濱，這不是轉學校了嗎？新的學校、新的老師，人家老師不准許你用左手寫字，必須得改成右手。所以我回家就跟爸爸說，我不去念書了，我在家我自己念。爸爸說不行，必須得有老師教，所以連哄帶勸，我記得那時候我爸爸反正每天送我上學，要嘛得背著我，要嘛得給我買好吃的。那時候買點小點心就很了不得了，我記得買五分錢的糖豆，這也能把我哄到學校去，就用這些個東西把我哄去。然後跟老師說，我家孩子怕見生人，請老師多關心她一點，慢慢給她改，別著急。跟老師商量，如果不改行不行？老師說不改是不行的，她現在剛剛念兩年，改過來對她以後還是有好處的。這樣也只好聽老師的話。

我記得特別清楚，當時接收我到她那個班的老師叫李瑛，她那個瑛是王字旁攔個英雄的英。她的特點是特別瘦，就是那個臉能有正常人的三分之二那麼寬，就特別瘦，給我的感覺就好像一陣風都能把這老師吹跑，就這麼一個老師。冷丁一接觸覺得特別嚴肅，我心裡直打鼓，真是害怕，這麼厲害的一個老師，我又新到的這一個地方，我又什麼都不知道，我怎麼辦？所以每天上學都很自扭，就是不太願意去。恰恰還有一個小男同學，小男孩，我還記得他叫李什麼什麼，名我記得我不能說，他如果以後看到這個光碟，該想劉素雲還記我的仇，所以我不能說他的名，他姓李，叫李某某。他坐在第一桌，大家都知道，不是四行桌嗎？這兩行是併著的，完了是過道，那邊再有兩行，各有一行桌子，不是這樣的嗎？我當時雖然歲數比較小，就是在我們班，後來我知道我也是年齡小的，但是我個子大，我坐最後一桌。也可能是妳新來的，座位也不好調，再加上我個子也比較大，我就坐最後一桌。我坐最後一桌，我每當上課下課，我必須得經過第一桌，我不能飛出去。所以就我這個同學，這個小淘氣包子，他坐在他這個椅子上，他就把腿橫過來，橫到那個椅子上，擋著我，我進不來、出不去，我也不敢吱聲。等我下課，我走到那，他攔那拿腿橫著我，我也不吱聲，我也不說啥，我就攔那站著、等著，你啥時候把腿撘下我啥時候再出。他不撘下，不撘下我就出不去。有一次叫我們李老師看見，李老師就批評他，說你怎麼欺負新來的同學？我們這個小淘氣包子說，我逗她玩，小屯妞，管我叫什麼小村姑，說我是村姑。後來這個小淘氣包子不再拿腳橫著我，我估計是老師給他做工作了。所以一下子就這麼一件事，我就覺得老師是我的保護神、是我的護身符，有老師在我跟前我什麼都不用怕。所以從那以後我就逐漸逐漸順過假來了，我也不受欺負了。

為什麼不受欺負？有兩條，後來我那個同學跟我說，說素雲妳剛來的時候，我們城裡人對農村的孩子有點欺生，確實有點欺負妳。後來為什麼不欺負妳？一個是老師告訴我，不可以欺負新來的同學；第二個，妳長得好玩。他們都說我小時候長得好玩，尤其妳那兩隻眼睛毛嘟嘟的，說妳那個眼毛，現在我們同學湊在一起，他們說小時候素雲妳那個眼睫毛，現在他們安那個假的眼睫毛比妳那個眼睫毛差遠了，那時候妳不用安假的，妳那個眼睫毛毛呼呼的可招人喜歡。這是第一個不欺負我的原因是因為老師對他們說了，第二個原因是因為長得好玩，第三個是我學習好，沒想到一個農村來的小傻妞，她學習咋那麼好！完了還撇了撇了，把用左手寫字改成右手寫那字像老鱉爬似的，當然我就是學習好。所以就這幾點，我後來就成了班裡的，不說香餒餒也差不多，同學就逐漸願意接觸我，願意和我在一起玩，就這樣，這一關我就是這麼過了。這是接我這個班的班主任，叫李瑛老師。然後李瑛老師可能是因為身體緣故，那時候小不太知道，教我將近一年，老師就轉到別的學校還是怎麼的，反正後來在我們學校，我再也沒有看見這個李老師。

然後接李老師班的是趙老師，趙老師現在身體狀況不是太好，得了一種什麼病？叫帕金森，就是身上、頭都哆嗦，今年已經八十歲。趙老師當時接了李老師班以後，我第一印象就是這老師長得真好看，我們趙老師長得特漂亮。再一個特點就是我們趙老師的板書，就是黑板上寫的那個字實在是太漂亮，太讓我羨慕，我一看我自己寫的那個字歪歪扭扭的，一看我們老師那個字怎麼寫得這麼漂亮，所以我特別羨慕趙老師。但是不知道為什麼，在我比較幼小的心靈裡就有一個什麼樣的陰影？就覺得這麼好的一個老師，她怎麼好像很憂鬱。那時候我不知道什麼叫憂鬱，就是為什麼她總悶悶不樂，好像眼神裡總帶著一種憂傷，但是不知道什麼原因。這是我的第

二個小學老師。

第三個是鞠老師，鞠老師接的是趙老師這個班。鞠老師我對她最深刻的印象是什麼？就是特別時髦，用現在的話。因為那個時候我的鞠老師是燙了一個什麼樣的頭？就像三十年代影星燙的那個頭，那個頭是蓬蓬的，這兩面一面別一個別子，就像夾子似的，然後這頭髮是這麼蓬著的，我就想這老師怎麼這麼漂亮，還能做成這樣的頭髮。這是我小學，你看三個老師各有特點。我說的鞠老師，那是小學四年級我的班任老師，結果後來她又是我姑娘的班任老師，教了我們娘倆兩代人。為什麼？我姑娘從小奶奶手牽著、拽著，怕見生人。沒上學之前，我家要是去個生人，一說話，娃家先哭了，這上學怎麼辦？要上學了，我就跟她商量，我說咱們該上學了。不認識，同學不認識，老師不認識這咋辦？當時我這個鞠老師她是教六年級，她是把關老師，結果沒辦法逼得我去找我老師去了。我說老師跟您商量商量，妳別教高年，回來教一年，我說我姑娘她怕人，她不上學，她認識妳，妳要是去給她當班任她能上學。我老師說行，學校領導要這麼安排，我就去教一年。就這樣，我老師為了教我的姑娘，從六年級下到一年級來接這個新班，我姑娘就是這麼上學的。

結果現在我想起來這個事，我就非常慚愧。我的鞠老師是前年去世的，她是一個非常虔誠的基督教徒，用虔誠兩個字來形容她一點不過分，非常虔誠。我記得我去看她的時候，她讀《聖經》，有一幫她的同修們在她家裡集會。因為我老師身體狀況不好，不能自理，不能行走，就這樣，就是讀《聖經》讀了將近三十年，特有毅力。所以我說她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，我非常讚佩我們老師那種毅力，真是一般人是比不了的。就是這麼一位對我有恩、對我的女兒有恩的老師，她去世的時候我都沒有送她最後一程。後來他們跟我

說了以後，給我後悔的了不得，因為什麼？按照那個時間，他們跟我說的那個時間，我一算那個時候我在哈爾濱，但是我就是不知道這個消息。後來我的趙老師，和我的鞠老師是非常要好的朋友，跟我說，她說素雲妳知不知道，鞠老師臨走的時候，唯一的遺憾就是沒見素雲一面。所以到現在我一想起這事，我都覺得心裡好難過，因為這麼一個對我有恩的老師，最後臨走就想見我最後一面，就硬沒見著。我想如果我要不是名人，我要不出名，何苦這樣？我老師走我能不知道消息嗎？但是事情可能就是這個緣，事情就這麼過去了。

小學教我畢業的老師是李老師，李老師是我小學五年級、六年級的班主任老師，因為那時候小學是六年畢業。我小學畢業以後是保送到初中的。那個時候保送的人數很少很少，一個班有那麼二、三個，可能是就像我剛才跟大家說的，我那時候學習成績比較好，所以就被保送到上中學去讀書。這是我的小學幾位我印象深刻的，基本幾位班主任我都說到了。

再說說我初中的幾位老師。我上初中以後就覺得，初中的學生生活和小學的學生生活有一些個區別，好像就基本上有點自立了。我記得初一的班主任是兩位，一位叫鄭老師，是鮮族，一位叫黃老師，是漢族，是南方人，兩個人。鄭老師是正班任，黃老師是副班任；鄭老師是教數學的，黃老師是教畫圖畫的，就這麼兩位班主任。現在有時候我和我老伴，因為我們都是一個班的同學，我和我老伴，我們一起說起那段的時候都覺得可開心了，有時候我倆說起來都笑得哈哈的。我們鄭老師那年是大學剛畢業，他在學生堆裡都看不出來誰是學生、誰是老師。我們班男同學有好幾個比老師個子高，他又長一張娃娃臉，所以他一見著學生老師就害羞，他不好意思。但是他上課他畢竟得站在前面，所以上課的時候，我們男同

學調皮，就說那個害羞的老師要進屋了，大家看他臉上是什麼表情，臉紅不紅，就這樣的。等老師一進屋，我們都很嚴肅，坐得腰板拔溜直，看老師怎麼進屋，臉色是什麼樣的。老師一進屋眼睛不敢看同學，眼睛瞅地，然後走到講台桌那，站在那，他畢竟得轉過來，完了班長一喊「立禮坐」，老師就開始講課。我記得那時候，我們同學學老師，等老師上完課走了以後，淘氣包男孩子學老師，把粉筆放在手心裡，這麼掂著的。因為這是我們老師的習慣動作，掂著的，把那個粉筆一會拿這個手捏一段，一會捏一段，他緊張，一邊捏一邊掂著。我們男同學在黑板上給列了一個公式，完了就學老師講課那個腔調，說左邊的加上右邊的等於等間的，就這樣玩的，逗得全班哄堂大笑。現在我和我老伴說那樁，因為那時候我老伴子是班長，我說你這個班長咋當的，你說你這幫兵還學老師。他說那時候學生對老師沒有一點惡意說不尊重還是怎麼的，就覺得那麼小的小老師，就跟男同學的個，你看比男同學個還矮，就這麼的。

我們那個黃老師他教圖畫的，我記得拿那個，反正就是好大綠葉，中間帶洞洞的，我也不知道那叫啥花，就端到教室讓我們畫，然後我們就畫。黃老師的一個突出特點是什麼？他是南方人，他有一個習慣，就是班長一喊「立」，不可以立刻喊「禮、坐」，喊立完了以後得停頓下來，然後黃老師就在這兩個空，這面走一趟回去，再上這面走一趟回去，幹什麼？看每個同學立以後，這個腳的度數夠不夠，要求六十度。然後有不合適的，老師就說，哪個同學的度數不夠用。完了這就趕快，譬如你四十五度，你趕快你得六十度。這兩行檢查完了以後，到講台那一站，班長才能喊禮、坐。所以兩個老師的特點，都被我們班這些淘氣包子學來了，等下課以後我們班長，那是我現在的老伴子，大家不要走，咱們再演習演習。完了他到前面去，一喊立，完了他來走兩圈，哪個同學的度數不夠。

就是這麼一幫活寶。這是我初中一年的兩個班主任。

我初中二年的一個班主任李老師，我現在先給大家講一個，我初中二年級的李老師，後來我倆成了同事。就是我到學校去當老師以後，先是教小學，後是教中學，我到中學以後，因為我老師是教語文的，我也是教語文的，所以我老師我倆一個學年組。一個學年組，我老師是我的學年組長，這都沒說的。然後就這個班我一直帶了四年，這個班，七十四屆畢業。畢業的時候，我一說大家就想起這個詞，趕上山下鄉，就這波學生是上山下鄉。幾個去向，一個是插隊，一個就是投親靠友，這是當時的名詞，再一個上生產建設兵團，就是這三個去向。當時有一個什麼政策？留城，就是特困的學生可以留城。譬如說家長有病離不開，或者這個學生本人有什麼毛病，不能上山下鄉，可以留城。但是這個政策，它是有數額限制的。我記得當時我們那個學年，七十四屆畢業的是十個班，就十個班主任，我老師是六班的班主任，我是八班的班主任，這不是師生變同事了嗎？我記得那時候是每個班給十個留城的名額，那時候學生是五十六個人，五十六個人，你可以留下十個留在城裡，就不用上山下鄉。就當時來說，這絕對是每個家裡的一件大事，都想把孩子留在家裡，是不是？要像現在，我估計不知道爭到什麼程度。你看五十六個孩子爭這十個名額，當時那個難度該有多大，那個家長眼睛盯著這十個名額，學生盯著這十個名額，都想這個餡餅落到自己頭上。所以當時是非常困難的。後來，你也得落實，那時候沒有送禮，也沒有走後門那一說。我記得我是留城了十一個，一會我再跟你們說，十個名額為啥我能留十一個。

十一個留城的孩子有沒有給我送禮的？有，有一個女孩子一個下雨天給我送禮去了。送的是什麼？我現在跟你們說，你們都可能說太可笑了，蘋果。多少？二斤。什麼蘋果？國光蘋果，二斤國光

蘋果，下著雨天給老師送去。當時我心裡很難過，我跟她說，我說妳能不能留城不在於這個蘋果，符合條件，妳不送蘋果照樣能留；不符合條件，妳送什麼都留不下。我說如果我把這個蘋果收下，妳最後留不下，妳可能心裡想，我老師不講義氣，收了我的蘋果，也不給我留城；我說我要是收了妳的蘋果，妳留城了，妳可能想，還是送蘋果好使，我給老師送蘋果，我就留下了。我說妳考慮考慮老師的處境，我不能留妳這個蘋果，妳能不能拿回去，妳這個心意老師領了。這個孩子就哭了，後來我心軟，我說那妳放著，她就把這蘋果放著了。第二天，我給我老伴子安排的任務，你去把這二斤蘋果給我還回去。所以這二斤蘋果是第二天我老伴子又給我這個學生送過去。後來就是我這個學生的哥哥，都過了好幾年，跟我說，他說老師，那次不怨我妹妹，是怨我。因為她哥哥認識我，她哥哥說，我跟我妹妹說，妳們老師心軟，心眼好使，妳去哭哭啼啼的，再給老師送點禮物，老師一定千方百計能把妳留下。他告訴我，老師我錯了，我給我妹妹出的餒主意。就是這樣。

下面我再跟大家說，我為什麼十個名額我能留十一個？因為都爭，我這十個名額，我基本就落定了。我絕對是公平的，沒有一個偏降的，這個是我們家長、學生他們挑不出來我任何一點毛病。落定以後沒公布，就各班有的班還沒落實，我們班落實是比較快的。然後有一天，有一個家長就上我家去了，進了我家的院，又進了我家小棚子，直奔我那個住屋。我那個住屋就屬於套間，我住裡面小屋，六米，我婆婆公公住外屋，大屋，十二米，那時候住的房是火炕。這個家長進屋，因為我當時沒在家，我在班上，直奔那個屋裡去，直接就躺到我婆婆那個炕上，然後就翻白眼，上不來氣。給我婆婆嚇得趕快讓我鄰居的一個小孩快上學校（因為我家離學校很近），快上學校去找你劉嬸，那個老頭要死在我炕上了。他也不會說

話，也不知道是哪來這麼個老頭。然後那個孩子去叫我，我趕快跑回來，回來一看是我的一個學生家長，我一看，就擱那床上躺著吐白沫、翻白眼，這咋整？那時候也不知道叫什麼一二〇，可能都沒有什麼一二〇，要有也是我不知道。那就等著，我就知道掐這個地方，給他掐掐這個，完了待會緩過氣來，哈嗤哈嗤喘。我說你怎麼的了？他說我心臟病、肺氣腫，我今天來就一件事，妳要不把我兒子留城，我就死在妳這炕上。

你看，因為我那十個名額基本都定了，他又來要名額，我上哪弄去，我沒有。我說這個，我不敢給你打包票，我說我不會許願的。我說你這個，你家裡條件困不困難？有難度，但是和那幾個孩子比起來，你沒有他們困難，我能把誰拿下來，再把你兒子填進去，我說你得通情達理。讓我好說歹說，連哄帶勸的，我又把他姑娘、兒子都請來了，把他這個老爸帶回去。天天上我家，我婆婆嚇得說，小雲，妳快點安頓好，妳再不把他安頓好，我就神經病了。她說來了就往炕上一躺，又吐白沫，又翻白眼的，又蹬腿的，我哪受得了這個。完了我真的跟我婆婆道歉，我說對不起，這個事也是他心情迫切。

就因為這個，他把我逼上了，所以我想怎麼辦，那我得找我老師。我說老師你給我想辦法，你再給我整個名額。我老師說，素雲，上哪整名額去，妳知道這個事難度多麼大？我說我知道難度大。我就跟我老師開始耍情，說學生就能欺負老師。我說老師反正要嘛，因為你是學年組長，你去給我整個名額，我把他安頓了；我說要嘛，你把你班的名額給我一個。就直接管我們老師要人家班，人家班也十個名額。我老師說：素雲，我把我的名額給妳一個，我咋交代？我說：那我不管。因為我們十個老師圍著那個辦公桌坐著，還有八個老師，人家大眼瞪小眼，瞅瞅我老師、瞅瞅我，這一個老師

、一個學生，這官司怎麼打法？人家是後來說，我們想看看什麼個結局。

我們老師說：素雲，得講道理，妳說說為什麼我要把我這個名額給妳？我們老師很嚴肅、很認真的。我說：老師，我有三條理由。他說：那妳說說。因為我和我老師的辦公桌挨著。我說：老師，第一，你是共產黨員，我不是共產黨員，共產黨員講吃苦在前，享受在後。我老師說：素雲，這個事能談得上誰吃苦、誰享福嗎？我說：老師，這個就算，就得算在這個堆裡的。你說我熊人都熊到啥程度。給我老師弄得瞅著我，我老師戴眼鏡就這樣瞅著我。我想你瞅我，我也說。我老師說：那第二條理由？我說：第二條理由，你是學年組長，我是組員，你領導得讓著部下，這是第二條。我說：老師，第三條說不說？我老師說：既然妳有三條，妳就都說了。我說：第三條，你是老師，我是學生，我說老師得讓著學生，學生有難處了，老師得幫著解決。說完了，我就等著我老師給我答話，給我老師可難為壞了。

完了別的老師，人家一看肯定是我的不對，說劉老師商量商量，這個方法好像不可行。妳說因為這個最後名單要公布的，一公布大榜名單，八班十一個留城，六班九個留城，其他班都十個留城，為啥？怎麼解釋？妳讓李老師怎麼跟學生交代、怎麼跟家長交代？我說：反正我不管，老師你願意咋交代咋交代，我就是要你這個名額，你要能給我整一個，你那個名額你就留著；你整不來，我就要你那一個。真把我老師給黑上了，最後我真把我老師那個名額給熊來了，我真是硬給熊來。我老師後來單獨跟我說：素雲，我真拿妳沒辦法，妳說這三條都是真的，你看我是黨員，妳讓我吃苦在前，我是學年組長，我是妳的老師，素雲我就讓著妳。我老師真的就把他班的一個名額讓給我。所以我老師留了九個學生留城，我留了十

一個。就這個事，今天我是第一次說，從來沒有人知道這件事。反正後來大榜一公布，家長注沒注意，學生注沒注意，難沒難為我老師，我都不管了，反正我的事我辦了。最後就是來翻白眼、吐白沫他兒子，我真把黑這個名額給他，就把他兒子留城了。

等過了幾年，我上菜市場買菜，就看到這個家長，我倆一走對面，他也笑了，我也笑了，我就想起當年他上我家翻白眼那個勁。他可能也是想的這個事，不好意思，他說劉老師真對不起妳，那年我就是為了給兒子留城，逼得我沒辦法，請妳理解，我也是迫不得已。我說你迫不得已，還真把我迫出來一個妙招，我說反正你兒子是留城了，我說有人遭罪了，我就不詳細跟你說了。那個家長一再說，感謝老師，感謝老師，感謝老師。我說你不要感謝我，你要感謝感謝我的李老師，你知道李老師當年讓我給熊到什麼分上了。這就是我初中一、二的班主任。

初三的班主任是孫老師，那個老師一接我們班給我們班真震住了，就當年沒有見過老師有這樣打扮的，大背頭，不是小背頭，大背頭，油光錚亮的，穿的是白色的火箭式皮鞋，我們沒見過。第一天上我們班去，同學那眼神可能是都和往常不一樣，下課以後大家就，尤其那些男同學，這個老師可真是了不得，怎麼穿得這麼時髦？然後筆挺的西裝，真是第一次看見老師是這個打扮的。課講得相當相當好，講什麼？生理衛生，我記得拿那個粉筆到黑板上，講眼睛講眼球，就拿那個粉筆上黑板上一筆畫出了一個眼球來，活靈活現的。穿著、打扮讓同學們已經震驚了一次，這大眼球一畫第二次震驚，這個老師教得真好，這個圖畫的。特嚴肅，我們都很怕這個老師。實際我們這個老師非常好，就是要求得比較嚴格。這是我的第三個初中畢業班的班主任，後來沒教到我畢業，老師就調到市內去了。

幾年以後，正經是十幾年以後了，我調到省政府工作，有一天下班我從省政府走出來，走出來以後我得去坐火車，我轉彎往前走的時候，我就聽後背有人喊我，素雲。我心想，我剛調省政府不長時間，市裡也沒人認識我，誰在喊我？然後我回頭一看，我的老師孫老師。我說：老師，我怎麼在這看到你？他說：我從背影上看，好像是妳。就這句話讓我特感動、特感動。老師我們分開已經十好幾年，正經十好幾年了，老師能從我的背影能把我發現，真是師生是一種什麼樣的感情。然後我就站在那，我跟老師說，老師咱倆得一邊走一邊說，因為這火車是有點的，我要去晚了，我上不去火車，我就回不去家了。老師一直把我送到火車站，把我送上火車才走的。就是這種特殊的思想感情。

簡要的說一說我高中的幾位老師，我重點說一說我的語文老師。為什麼現在我無論是參加工作以後，還是在教育口，還是後來調工廠宣傳部，還是後來調省政府，一直到我退休到現在，我寫文字材料不太費勁，為什麼？我特別感恩我高中的語文老師，古老師。課教得太好了，字寫得太好了，作文是太好了，我的作文基礎就是那個時候打下的。我記得當時，我作文有個什麼特點，不打草稿，不是兩節課連著嗎？我第一節課先坐在那擱底下統過，實際我幹啥？我沒動筆，但是我在打腹稿。第二節課我直接往作文本上就寫了，下課就交了，那時候是不可以拖時間的，第二節課下課就交作文。就是那時候一開始，我記得老師說過我一次、二次，一堂課快過去了，怎麼還不動筆打草稿？我也不吱聲。完了老師再說，我還是不吱聲。到第二節課，我就開始直接往作文本上寫，下課我正常的交了。所以後來可能老師也理解我這個特點，再不說我妳為什麼不動筆。

所以我一直是這樣的，就這個打下了我一個什麼習慣？到現在

為止，我寫材料不打草稿。就包括給國家上報的那個材料，我基本也是一氣呵成，我不再修改。我寫完了以後底稿我就把它交給我的主管領導，領導你願意咋改咋改，和我沒關係，我就這個特點。你讓我自己寫了改、改了寫，寫了改、改了寫，我不會，我做不到。所以我就是特別感謝我高中的語文老師，現在老人家已經也八十出頭了，身體特別硬朗。因為我這位老師是回族，他信仰的是伊斯蘭教。我從香港得到一本《古蘭經》，前些日子我就把這本《古蘭經》給我老師送去，我老師特別高興。心裡想素雲，他知道我信佛教，素雲信佛據說都信得挺好，還惦念她老師讀《古蘭經》。我說老師這個是新的版本，您老人家看看，就這個，不算什麼禮物，但是我老師特高興。

關於教我中學、小學的老師，這是第二個層面的老師，到現在我對他們真是不管在世的也好，還是已經離世的也好，我都記憶猶新，我就想，我的知識是這些辛勤的園丁教給我的。

第三個層次，說說接引我進佛門的三位恩師。第一位接引我入佛門的是五大連池鐘靈寺的覺悟法師。也是一個特殊的因緣，就是我的同事介紹我認識了覺悟法師。第一次見面以後，因為我不懂規矩，我不知道我跟師父說什麼，我就想師父問我什麼我說什麼。師父我倆見面以後，對面你瞅我、我瞅你，誰也不說話。我心裡還想，師父幹嘛這麼瞅著我，你咋不問我點啥，要不就這麼多尷尬。我心裡這麼想的時候，師父說話了，素雲，走，上妳家看看。我以為可能都這樣，師父提出上家看看，我就把師父請到我家。

我家當時供的是觀音菩薩，我說師父看看我家佛堂。師父一看說好好好，妳家是佛化家庭。至於什麼叫佛化家庭，我根本一點不懂，師父說佛化家庭，這個詞我是記住了。然後師父就說：皈依吧。第一次聽說皈依，啥叫皈依？第一次見師父也不敢問。我說：師

父咋皈依？師父說：點上香，你們幾個跪著，我說啥，你們就跟著說啥，履行個儀式，這叫皈依。就點上香，然後我老伴、我兒子，還有我兒子的女朋友，當時沒結婚，我們四個就跪了。完了師父說，我說什麼你們跟著說。師父說一句，我們跟著說一句。因為三皈依是啥詞我不知道，說不出來，師父人家說得很清楚，師父說完了，我不是按著師父那麼說去說，我是哼哼，師父說完了，我就哼哼哼哼就這樣的，整個三皈依我是哼完的，這個儀式是這麼履行的，但是什麼內容我一點不知道。等過了半年左右，師父從五大連池就把三皈依證書就給我捎過來了。三皈依證書不是有那個詞嗎？我一看我才知道當時師父說的是啥。我就想太可笑了，你說人家師父正兒八經的給我皈依，我還哼哼，我也不知道師父聽沒聽出我哼哼，就這樣皈依的。

第一位覺悟法師，他告訴我要念阿彌陀佛，要學大乘經典，這是我第一位師父告訴我的。但是我不知什麼叫大乘經典，我根本就不知道經典，告訴我念阿彌陀佛，這個名我是知道了，但是我沒有按師父的教誨我去念阿彌陀佛。我是一九九二年皈依的，我是二〇〇〇年開始念阿彌陀佛的，好幾年我沒念阿彌陀佛。因為我想我不認識阿彌陀佛，我不知道阿彌陀佛是誰，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念阿彌陀佛。所以那時候工作也比較忙，沒念阿彌陀佛。這是我的，應該說接引我入佛門的第一位老師。

覺悟師父去年已經圓寂，去年他圓寂的時候，我沒有在現場。也可能也就是這個因緣，後來通過雲南的一個同修給刁居士發了一個短信，說讓劉老師快點去五大連池，說覺悟師父可能圓寂了，就這麼個話。刁居士問我知不知道？我說不知道。我說趕快打電話聯繫，看是不是這麼回事。刁居士一打電話，確認了，是，師父就是在頭一天的晚上七點四十分，老人家已經走了。我聽到這個消息以

後，我就立馬安排車往五大連池趕。我去的那天是師父走的第三天，我就在那念了五天佛。因為它可能整個是念了七天，我不是晚到兩天嗎？我就在五大連池鐘靈寺念了五天佛。最後到師父火化靈骨入塔，我一直等到這些都完了以後，我才返回到哈爾濱。今年的四月二十五號，馬上很快就要到了，還有一個月多一點，是我的覺悟師父圓寂一週年，如果真是沒有什麼特殊情況，我還想去看看他老人家。這也是報師恩，念著師父接引我入佛門，告訴我讀大乘經典，告訴我念阿彌陀佛，我不能忘了接引我入佛門的覺悟師父。

接引我入佛門的第二位老師是香根·拉馬交活佛，他是十五世活佛，很年輕，當時我見他面的時候我覺得很年輕，他是青康藏一帶有名的活佛。我聽我師兄說，拉馬交活佛師父管理八座寺院，就是在那一帶是非常出名的一位活佛。據說文字材料記載，說活佛母親在懷活佛五個月的時候，前世的寺廟中的僧人就確認，就是還沒有出生的這個孩子是未來的一位活佛，就是還沒有離開媽媽的肚子就被確認為活佛。真是這種預言，藏族它有一個傳統還是怎麼的，我不太說得明白。所以那個時候僧人就給活佛的媽媽獻哈達，給她一些生活禮品什麼什麼的，就是那時候他還沒出生。

我認識香根·拉馬交活佛是一九九三年，那也是一個特別偶然的機會，也可能是必然的一個機會，有人介紹我去見這個活佛。因為當時我工作特別忙，我說請不下來假。後來我那個好朋友說：「中午妳休息時間，妳別吃飯，妳也去見見這個師父」，沒辦法，我就去了。那是我第一次見這個師父。特別慈悲，他漢語說不流利，有的甚至於你仔細聽都不一定聽得太懂，但是他臉上那個笑容就好像天生帶來似的。然後他說的那些話我能聽得懂的，我覺得每一句都是針對我說的。因為當時也給我們做了皈依，給我起個藏族的名字叫達熱拉母，四個字，達熱拉母。皈依完了我問師父，我說師父

達熱拉母啥意思？師父告訴我，觀音菩薩心咒。到現在我也不知道這個達熱拉母，師父告訴我，我就記得是觀音菩薩心咒。我那個好朋友和我一起也皈依了，師父也給她起個名字，叫什麼？叫彭措拉母。最後兩個字一樣，都叫拉母，她是彭措。她就跟我說：素雲，妳那個名好聽，我這個名不如妳那個好聽。她就跟活佛師父說：師父，素雲那個名好聽，我這個名不如她好聽，我們兩個換換行不行？師父說：不可以的，不可以的。所以她就叫她的彭措拉母去了，就是這樣。

我一共見著這個活佛師父兩次，他兩次去哈爾濱。第一次見他給我做了皈依，第二次又去哈爾濱，我又見到活佛師父，我就見到這麼兩次。第二次來哈爾濱以後，師父回去時間不久，師父就走了，走的那一年四十五、六歲這樣，就是這樣一位活佛師父。現在回想起來，師父第二次去哈爾濱他跟我們說的那些話，那時候因為我們傻不懂，現在想想好像都是一種預感，他在告訴我們什麼。師父走了以後，給我們每個他的弟子都留下一份禮物，你想想這個活佛師父想得多麼周到。什麼禮物？就是他穿的黃色的僧袍剪成一條一條一條一條的，每個弟子有就這麼寬這麼長的一條，這是一個；再一個，每個人給了四顆小紅豆豆，我就管它叫紅豆豆。就是一個小黃布袍條，四顆小紅豆豆，師兄轉給我的，告訴我，這是活佛師父留給我們每個弟子的禮物。這是我的第二位佛門師父。

我特別感恩香根·拉馬交活佛師父的哪一點？就是說他是金剛上師，你看他能管八個寺院，是知名的活佛，但是他告訴我們要讀《無量壽經》，而且告訴我們就是讀《無量壽經》的會集本。因為當時我不太知道這是什麼意思，我記得我大師兄當場就給師父出難題，說師父你錯了，你得教我們持咒，你怎麼教我們念什麼《無量壽經》？師父說：念《無量壽經》好，念《無量壽經》好。我師兄

就說：師父既然你是金剛上師，你讓我們念《無量壽經》，你敢不敢給我們寫上文字的東西，讓我們有個證據，否則如果有人問，說你們密宗師父怎麼教你們念《無量壽經》，有啥證據，是師父說的嗎？當時拉馬交活佛師父說：好，好！我記得大師兄就拿出了一本《無量壽經》會集本，然後就打開封頁，那不是空白的嗎？讓師父，你就在這上給我寫上。師父寫那個漢字不是太流利的，但是他是用漢字寫的，要讀《無量壽經》，然後簽上名香根·拉馬交，把自己名字給簽上，我們當時在場看的都驚呆了。後來我們說：大師兄你欺負師父，你逼著師父寫字據。大師兄說：那得寫，不寫以後說師父讓咱們讀《無量壽經》會集本，誰來作證？結果就這次走了以後，師父不就圓寂了嗎？這就是最後師父留給我們文字的東西。現在這本《無量壽經》應該還是在我大師兄的手裡。

再說說接引我入佛門的第三位老師，就是我們尊敬的淨空老法師。我和淨空老法師這個因緣，一是結緣於光碟。昨天我講了不重複，我二〇〇〇年特殊情況下我得到了老法師的光碟，這是我最初和老法師結的緣。然後就是我夢著老法師兩次，第一次夢著老法師笑呵呵的瞅著我。我問師父，師父你幹嘛笑呵呵瞅著我？師父還是笑呵呵的，沒有說什麼。第二次我又夢見師父，還是笑呵呵的瞅著我，我看見他的嘴是動的，就是表示他在說，但是我一點聽不著師父在說什麼，我只看到他的嘴在動。第二天早晨我就記住了四句話，我就想是不是就是昨天晚上我作夢的時候，我看見師父嘴在動，我沒聽到聲，但是這個話我知道了，就是「淨念相繼念彌陀，空亦有來有亦空，吾是佛陀一弟子，師承一脈去極樂」。你看，師父嘴動我沒聽到聲，第二天早上我把這四句話我寫下來了，寫下來第一個字豎著一念，「淨空吾師」。我腦袋雖然比較笨，但是我一下子就想，是不是告訴我淨空老法師是我的老師？吾就是我的意思，淨

空吾師。這就是我第二個和師父結的緣。

第三個緣就是師父發現了我二〇〇三年那張光碟「信念」，他一算時間八年了，這人還活沒活著？師父就讓香港的同修聯繫聯繫，查查我這個人還在不在人世，就這個意思，後來我和師父見面師父告訴我的。一查這個人真還在，後來師父跟我通電話，約請我到香港來，我第一次傻呼呼的給拒絕了。不是直接拒絕師父的，是身邊的同修跟我說的，師父約請妳到香港來。我當時我就這麼回答的，我不去，香港在哪我哪也找不著，我哈爾濱還幾個地方找不著。你看我在哈爾濱多少年，一九五四年搬到哈爾濱的，到現在哈爾濱有數的幾個地方我能找著，其他地方我全部找不著。你現在問我家住在哪，我就是不想保密我都說不出來，什麼街、什麼號、哪個區，一概不知道，就這樣。所以第一次叫我拒絕了。因為當時有六個佛友在場，說妳不對，師父約請妳上香港，妳怎麼一口回絕？這叫拒緣。我說：那錯了，下把不拒了。結果過半個月，第二次電話又約請我來香港，我當時回答更痛快，我說上次拒緣拒錯了，這次不拒了，讓我去我就去，我找不著，我找個人領著我去。那就是我二〇一〇年四月四日第一次來香港，第一次見師父。這次是我第八次來香港，第八次見師父。

我看了師父的光碟，跟師父面對面的接觸以後，確實是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我一再是說，我這個剩命是師父給我救的，我的慧命是師父給我的，我兩個命都是師父給的，應該這麼說。因為當年那麼困難，我真是不想再繼續留在這個人世。你看，昨天我講了，兩個絕境，生活上的絕境，逼得妳沒有退路；生命上的絕境，醫生告訴妳隨時面臨死亡，這兩個絕境，你說再加上其他重重的壓力。我說那時候不知道誰給他們開會，所有的壓力真是劈頭蓋腦的一起上，妳這面都要死了，醫生都說妳隨時面臨死亡，那面的壓力

是一分一毫都不帶減少的。就是這樣，我得到了師父的光碟，我看明白了，我活過來了，所以我改變了我的命運。第一條，我從死改變到生，你說是不是一個極大的轉折？所以昨天我告訴同修們，我能改變我的命運，我是跟師父學的，因為師父改變了他的命運，我想師父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。現在我做到了，我改變了我的命運，你們人人都是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，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，不掌握在別人手裡。你的命運掌握在你的手裡，你的命運一定能改變。靠誰來改變？靠你自己來改變，不要外求。怎麼改變？聽經念佛，阿彌陀佛最管用，是阿彌陀佛改變了我的命運，這是我跟大家說的最最實在的大實話。

我那個時候，面臨絕望的時候遇到了這套光碟，所以當時我就這麼幾句話對師父表示感恩。那時候我就這麼告訴我的，說「遇恩師迷茫不再」，因為那時候我很迷茫，隨時面對死亡，醫生說三、五天也是妳，三、五個月也是妳，三、五年也是妳，人家就這麼說的，所以那時候很迷茫，沒有現在這個境界。不是說對死就一絲一毫都不怕，沒有達到那個境界，還是想活著，說實在的，一點謊話我都不會跟你們說的。但是我遇到老法師以後，我遇到了這套光碟，我就不再迷茫了，我一下子心豁亮了。「聽經典智慧頓開」，智慧哪裡來？我聽經聽來的，我開智慧了。怎麼開的？我心定了，定才能開慧，就是這麼一個道理。然後，「明瞭宇宙人生真相，堅定信念勇往直前」。從那時候起到現在，我就一直在往前走，只不過有時候可能速度慢一點，也有進進退退。遇到挫折和逆境的時候，也有過徬徨，能不能繼續走下去？有那麼二、三次，我自己都想趴下，趴下舒服，一了百了，有過這樣的想法。但是因為我的因緣比較好，我身邊的佛友都是我的善知識，比如刁居士就呵斥我，妳憑什麼趴下？妳趴下了，其他同修怎麼辦？多少人在看著妳。一頓吆

喝，把我吆喝醒了，我不敢趴下，我也不能趴下。好，不趴下，站著，所以就一直站到現在。

我對老法師的感激之心可以這樣說，無言以對，就是無法用什麼樣的語言能表達我的思想深處的真情實感。因為我是一個內向性格的人，我也不太善於表達情感，我下面想用幾首偈頌來表達我對師父他老人家的真情實感，我慢一點給大家讀一讀。明師非名師，就是說明白的師父，不是出名的師父，前一個是明白的明，後面那是名氣的名。「明師非名師，明師是真師。真師教真相，切莫離明師」。這幾句話挺清楚！第二首，「恩師對面坐，為我在演說。他在告訴我，莫要戀娑婆」。第三首，「八十八歲老人家，六十幾載弘佛法。一部經典傳天下，度眾無量早回家」。第四首，「罕見老人大胸懷，榮辱不驚心坦然。笑對人生坎坷路，身心淨潔六時安」。第五首，「一代宗師寓教於世，大智無我通達無礙。諸法平等法法第一，天地人師眾生景仰」。下一首，「恩師慈眼望著我，彷彿殷殷在囑託。六道輪迴苦啊苦，速去西方見彌陀」。下一首，「發大願，力弘大乘。信願行，竭誠修行。倡淨土，勇往直前。撒法雨，遍潤群萌」。下一首，「弘願悲心照大千，功德無量法界傳。一花甲子講妙法，救度眾生離苦難」。下一首，「菩薩心量大，師為我表法。笑對千夫指，帶眾早回家」。最後一首，「恩師知我心，師生心相印。相視一抿笑，佛印傳入心」。因為我用語言我表達不出來，我就用這些偈頌來表達我對恩師的尊敬和愛戴。

尊師重道依明師，這個問題是非常非常關鍵的，因為師決定你這一生修行的成敗，就咱們修行人來說，老師決定你一生修行的成敗。你依師依對了，依的是一個明白的師父，明白什麼？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依這樣一位老師，你肯定你今生就成就了。如果你依師依錯了，你到哪個道去了就很難說。所以勸勉大家，一定要睜開

你的慧眼，好好選擇一位明師，帶你修行，帶你前行，把你帶回西方極樂世界。我們對老師一定要拿出真正的真誠來，不是虛情假意的，不是掛在口頭上的。如果你沒有這個真誠實意，就是釋迦牟尼佛站在你面前跟你講、跟你說，你也什麼學不到，因為什麼？你沒有真誠心。所以你要想得到，它的前提是你必須得尊重師父，尊重老師、信任老師，愛戴你的老師，這樣老師教給你的東西你才能夠接受。

師父講經的時候，就是《大經解演義》第十三冊，第五百四十四集和第五百五十集，都有關於誠敬的論述，我在這裡跟大家說，如果你們回去翻一翻這兩集，聽一聽。有一段我給大家寫下來、記下來了，現在讀給大家聽聽。是這樣說的，說現在修學佛經的人，學古聖先賢的人，我們從佛經這個原理原則來做標準，你就會發現開經偈上所說的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，這樣的人真是鳳毛麟角，找不到了。你要問為什麼？印光大師答覆很簡單，「誠敬」二字有沒有？他有一分誠敬，他解一分如來真實義；他有十分誠敬，他解十分如來真實義。你有幾分？如果一分都沒有，你天天聽，聽上一百年不解如來真實義，你對於經教還有很多問題，關鍵在此地。為什麼誠敬那麼重要？給諸位說，誠敬是真心，誠是真實不虛，敬是恭敬沒有傲慢。你看看，沒有誠敬的是什麼人？虛情假意、貢高我慢，這樣的人，佛來跟他說，孔子來跟他說，沒用，真的得不到利益。就我剛才說的這一大段話，是師父在這兩集當中說的原話，我是原文摘抄來的，請大家有時間仔細的品味品味尊師多麼重要，你要想真正學到東西，你一定要尊師。

昨天我說了一句，我說咱們聽師父的法，要把師父的真東西聽來、聽明白，然後要真幹。你光聽明白了，說這個我聽明白了，和我沒啥大關係，都是對別人說的，一點用處沒有，你一點都不會長

進，你更不會有成就。所以一定要誠敬、要尊重師父，老師教你怎麼做，你就踏踏實實的做，一絲一毫都不要懷疑。你不要想這能行嗎？這對嗎？你要有一絲一毫的懷疑，你都不會有成就的。因為啥？你不相信老師，也不相信你自己，也不相信佛菩薩，你怎麼能成就？

下面我想再說說關於這個道的問題。不是道嗎？我說現在的道是什麼？如果用現代人的理解和解釋就是一個人的世界觀，是不是這樣？世界觀、人生觀，再淺顯一點說，就是你的人生之路怎麼個選法、怎麼個走法，人人都有不同的選擇，選擇的路不同，這個道不同，當然他最後的結局肯定是不同的。對於一個修行人來說，正法還是邪法你必須把它選準，你選擇的是正法，你肯定你走的是直路；你選的是邪法，你就走到歪門邪道上去了。所以我剛才給大家讀那首偈頌，就是明師非名師，就是明師是真，這是真重要，真師教真相。邪師教你都是假相，你把假的當成真的學來了，你說你能成就嗎？所以最後一句告訴大家，切莫離明師，就是你好不容易把明師選到手，你可千萬不要再離開。現在實踐證明，有的人也確實是離開了明師，現在可能不知道後悔，也可能後悔了不好意思說，如果真的後悔了，趕快回到明師的身邊來學正法。

說學佛如履薄冰，選擇明師至關重要。今天我在師父生日會上我說，昨天我說了一句，我說我鄭重的跟大家說，淨空老法師是這一個時代，就是我們現在，一位聖僧。如果以前我用的詞是高僧大德，現在我用的詞是聖僧，請大家仔細品味品味我為什麼要這樣說。我這樣說也確實是做好了思想準備，可能還會挨砲轟，妳每次去香港，妳都長出點什麼新東西，就是這樣。我不能因為要保護自己，我該說的我不說，我該做的我不做，那不是我的性格，師父也沒這麼教我，我從師父那學來的就是說真話、做真事。什麼是真事？

佛門的事就是真事，就是大事，我就要說、就要做。至於我自己能如何如何，因為我都知道了，我早晚我是去極樂世界的，所以如何如何都沒如何如何，聽明白了嗎？

我們要是想今生能夠成就自己、能夠成佛，就要依這樣的明師。這樣的明師就在我們的身邊，你不是太幸運了嗎？你不是太幸福了嗎？你為什麼不知道珍惜？我珍惜我每一次來香港的機會，我珍惜每一次我見到師父的機會。因為我不想過多的打擾師父，我來了以後，我很少單獨的和師父說點什麼，真是這樣。老人家那麼大歲數了，一天已經夠老人家忙呼辛苦的，我來了就是來了，我該幹點什麼幹點什麼，我見到師父，我就覺得很溫暖、很溫馨、很幸福，就夠了，就足夠了。

在這裡我想加一小段什麼，就是說我是聽師父講經時候提到的，說哈爾濱有人在傳一種法，叫什麼？叫快速成佛法。不一定百分之百準確，如果沒有錯的話，就是叫快速成佛法。我不出門，我消息比較閉塞，我也不讓刁居士和大雲老往我那跑，有事我找她們，沒事妳們都擱家裡好好念佛，我是這樣的。所以我消息很閉塞。如果不是聽師父講到這件事，我身在哈爾濱還真不知道有這個事，還有個快速成佛法。現在也確實這樣，師也多，有人自稱老師，有人自稱大師。我想觀音菩薩才是大士，現在有人竟自稱大師，比觀音菩薩還高，我也不知道這個大師是怎麼個師法。所以說現在師多、法也多，時不常的就颯出一股風，完了就出來一個法，就一波人就跟著呼呼呼呼就學這個法。反正這幾年就我知道，哈爾濱這個風是沒斷，時不常就颯。我說這個風都是誰掀起來的？這個快速成佛法是怎麼個快速法？反正他跟我學說的是什麼什麼，也有阿彌陀佛這個字樣在裡面，但是一長串，說完了我也沒記住，我就記住個阿彌陀佛。我說既然有個快速成佛法，我心裡琢磨，三千多年以前釋迦

牟尼佛，我們的世尊咋沒把這個法教給我們？要有那麼個法，三千多年了，眾生早都統統成佛了，怎麼現在才出來一個快速成佛法？

現在既然提到這個，我就想不管什麼風吹出來，人家吹什麼風你干涉不著，但是你自己能不能有點小智慧？沒有，咱們有點小聰明也好。你能不能睜開你那，說你是慧眼不行，因為你要是慧眼，你肯定不跟風跑。你說睜開你的雙眼，睜開你的雙眼好好看，一定要把它看明白，不要東風來你跟著東風跑，西風來你跟著西風跑，把自己跑得一塌糊塗，最後跑到三惡道去了。你說怎麼辦？你苦不苦？你虧不虧？你遇到佛法，也遇到淨土法門，甚至你也是學老法師這個法的，結果最後你跑三惡道去了，你怨誰？你為什麼上一次當不吸取教訓？上一次當，吃一次虧，後一次悔。完了再颳風，你又一次吃虧，又一次上當，又一次後悔，反反覆覆，沒完沒了，我不知道你能重複多少次，你才能了結這個事。你要這麼反反覆覆的，不說沒救也差不多了。我這個話說得比較重，希望同修們能理解我急迫的心情。現在對我來說，非常時期我就得說點非常的話。我再說一遍，非常時期我就得說點非常的話。

所以說不管是什麼快速成佛法，還是慢速成佛法，還是其他什麼別的法，對我來說一點干擾沒有。因為什麼？不管你是什麼法，反正我就認準阿彌陀佛，你願意啥法啥法，我連聽都不聽，別說我再跟著跑。我現在可以說，必須得有定力，修行人，哪怕你選錯了你定那，我都服你，因為你就這個水平，你就這個因緣，你把它選錯了。你不能老跑，今天跑東家，明天跑西家，後天跑那家去了，你這麼跑，你真是把自己跑到三惡道去了。因為咱們不是說八面來風吹不動嗎？現在是八面嗎？一面風就把你吹得直卡跟頭，不是這樣嗎？我們真正的念佛人，認準淨土法門，認準西方極樂世界，認準阿彌陀佛，得做到什麼？一百面來風都要聞聲不動，能不能做到

這一點？打電話也好，來信也好，問我，我該怎麼修？說實在有時候我真是，真生氣、假生氣你們知道，真是有點氣得慌，到現在還問我，我該怎麼修？阿彌陀佛四個字，你就牢牢給它把握住，綿綿密密的念，多簡單。你還每次見著我，都是我怎麼修，來一封信我怎麼修，你要給他回電話，叨住你電話號更糟糕，三天、二天來個電話，劉老師妳再跟我說說我得怎麼修，過個五、六天又來電話還是這個題，所以逼得我不得不把手機關掉。反正我也不太會用手機，這也是。上一次給北京一個同修回個電話，結果不知道怎麼的，它就黑屏了，沒音，也沒影了，完了沒說五句話，我心裡想對不起，人家那邊還等著我說話，我這邊黑屏了。過了好幾天我把大雲叫去，我說大雲給我看看，我手機黑屏。反正我看大雲是笑了，這老太太又弄糊塗了，黑屏了，電話就通那三、五句話。所以說你要是認準了阿彌陀佛，你什麼風你也別動了，在這時候你再左搖右擺的，釋迦牟尼佛也救不了你，阿彌陀佛也救不了你，那誰能救你？那就誰招呼你就跟誰去，沒辦法。過去我也比較急，現在我也知道了，就是這個緣，我就牢牢記住佛經那四句話，用它來勸我自己，末法眾生剛強難化，妳都心裡明白，妳還著的哪門的急？我自己勸我自己。所以我現在我不著急了，但是我該說的我還得說。

第一部分說了這麼多，時間都剩不多了，第二部分沒時間說了，是不是簡單的再把第二部分跟大家說說。第二部分我想講什麼？關於承傳佛法悟真諦的問題，首先說一說關於承傳佛法的問題，在這裡我要講三個方面的問題。第一個，為什麼要承傳佛法？這個回答很簡單，用通俗的話說，舉個例子，就像我們每個家族這樣，你得有接班人，後繼有人。我們佛門也是這樣，我們佛門也要傳燈，是不是？所以必須得有傳宗接代的，必須得後繼有人。所以如果我們佛門後繼無人，佛法是要滅掉的，不能讓佛法滅掉，所以我們要

承傳。如果真是佛法在我們這一代人手裡滅了，或者比現在更衰了，我們是不是千古罪人？所以我必須得承傳佛法，這是第一個。

第二個，誰來承傳？佛門的四眾弟子，四眾弟子人人有責。你別覺得我是居士和我沒關係，有出家人在傳，由他們來承傳，錯，四眾弟子人人有責。怎麼個傳法？得和諧，對不對？得僧讚僧，佛法才能興，你才能承傳。所以勸勉佛門的四眾弟子，千萬要搞六和敬，不要搞排斥，不要爭個你高我低，不要鬥個你輸我贏，真正的佛門弟子不搞爭、不搞鬥，而是要搞六和敬，這才是真正的佛門弟子。我們每個人都對對號，你自己做得如何？你是搞和，還是在搞爭、在搞鬥？能不能從我們每個人自身做起，只准許別人和你爭和你鬥，你不許和別人爭和別人鬥。你這個手不舉起來，他那個巴掌，他伸過來他拍不著，他拍不響，只有兩個巴掌拍在一起它才會響的。這個問題咱們能不能把它提高到一個高度來認識。

佛門弟子搞你爭我鬥，這是敗壞佛法，是在損壞佛教，你在給佛教抹黑，讓人家不信佛的人看了以後人家笑話，人家說信佛的人還這樣，你看他們打得多熱鬧、罵得多熱鬧。我們千萬不可以這樣做。我就覺得每當我聽到這樣的消息的時候，我就覺得心裡好痛好痛，為什麼我們修行人還能有這樣的思想境界，非得要爭一爭、鬥一鬥誰高誰低？我說一般高。現在如果有人要跟我鬥，跟我叫號，我趕快舉手投降，我服你，你高、你贏，行不行？你別再找我鬥了，你也別找任何別人鬥，把心思好好用在弘揚佛法上，做一個佛門的好弟子。要不你一說世尊是我們的老師，你不覺得是一種恥辱嗎？釋迦牟尼佛所有的經典沒教我們爭、沒教我們鬥、沒教我們排斥；淨空老法師，我們學淨空老法師的法，看老法師的光碟，師父沒教我們。有些人說我太懦弱，人家那麼說妳，妳為啥不站出來？我說我不會站出去的，因為師父沒教我，我從師父那沒學這招，真是

這樣的。沒關係，咱們就認輸服軟，阿彌陀佛，能怎麼的，能少塊肉嗎？不能。完了咱們還不累得慌，是不是？咱們幹的是正事。什麼是正事？念阿彌陀佛，到極樂世界去，這是正事。這是我說的怎麼樣承傳。

第三個是承傳什麼？具體了，承傳《無量壽經》會集本，承傳阿彌陀佛這句佛號，我們就要承傳這個。釋迦牟尼佛講法四十九年，老法師講法五十五年，說的就是這個。我們要把這個抓住、抓準了，不放手，你就是最好的承傳佛法的佛弟子，不用說別的。如果說釋迦牟尼佛把無上妙法傳給我們了，那個妙法是什麼？就是《無量壽經》，就是阿彌陀佛這句佛號。付法者是誰大家知不知道？不是說傳法、傳法嗎？付法傳心，付法者是阿難尊者，傳心者是迦葉尊者。迦葉尊者，大家都知道是禪宗的一代宗師，據說現在老人家已經三千多歲，還在雞足山。反正咱們沒有那功夫，也沒看到過，有人有功夫，可能也有那個緣，看到過。你說你信不信？反正我信，我信大迦葉他老人家還在咱們人間，在為我們表法，只是我們肉眼凡胎不認識而已。

是不是這個法是傳給某個人？譬如說像師父現在講法，我跟大家說過，我跟有些同修說過，我說你們理不理解，師父傳法他是敞開的，他不是說關起門來傳給某一個人。我說師父不偏不向，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，誰真正得到了這個東西，那是看你自己。不是師父說對我說一樣，對你說一樣，對他又說一樣，不是這樣的。因為師父講法，網絡資訊這麼發達，人人都可以聽，現在都具備這個條件，你能否得到這個法，關鍵在於你的根機，在於你的緣分。你想《大般若》是六百卷，實際六百卷說的啥？六百卷說的就是最重要告訴大家《無量壽經》，告訴大家阿彌陀佛這句佛號。你六百卷《大般若》，你一輩子能讀完可能都不錯，最後給你捋出了這個道是

這麼明朗，你非得要去費那個勁，你說你是不是有點傻？第二個問題今天沒有講完，後面還有一點點，明天在講第三節課之前，我再把它稍帶上一點就可以了。今天時間到了，就到這裡。感恩大家，阿彌陀佛。